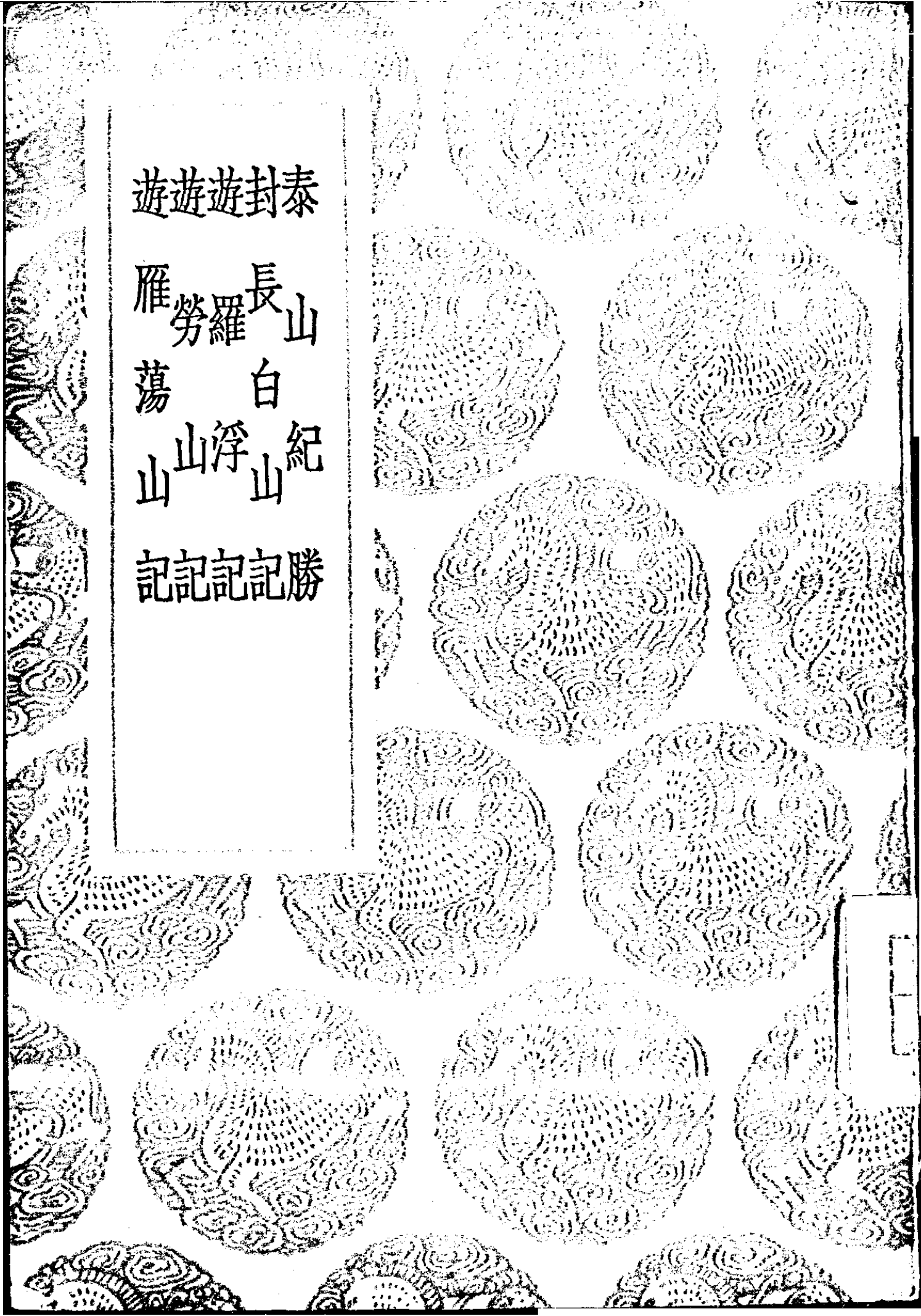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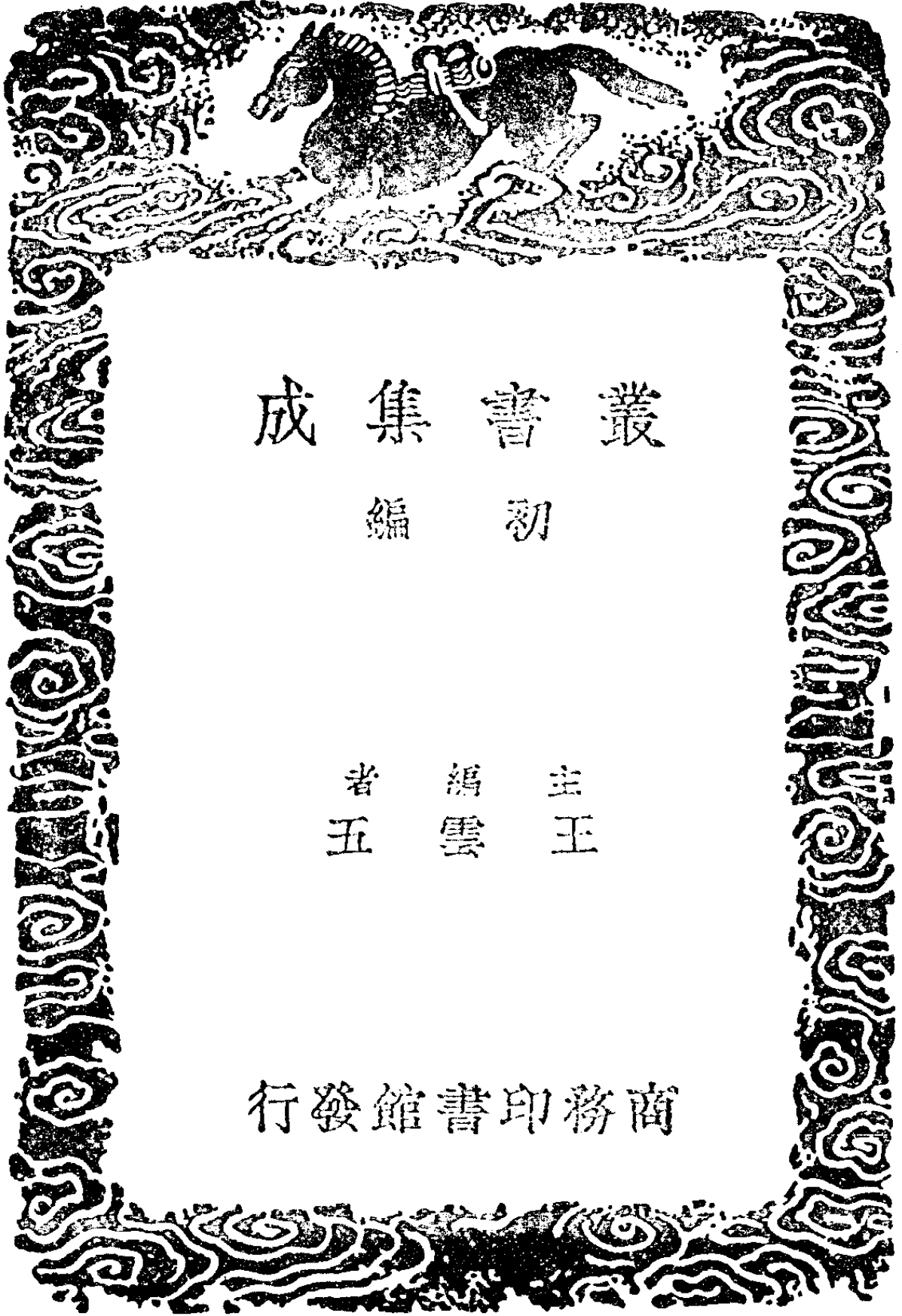
泰封遊遊遊

山長羅雁

紀白浮山
山山山

勝記記記記





成集書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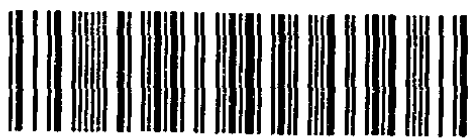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勝 紀 山 泰



3 0646 4517 3

纂 瑣 貞 孔

泰山紀勝

本館據龍威秘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泰山紀勝小引

嘗年登岱。未能領略其勝。歲癸丑。就祿泰安。旋以計偕。往來長安道上。席不遑煖。五月既望。蕭子天木。安子貞吉。檄予登山。攜酒餌。作二日遊。始得與山水作周旋。雲深塵遠。怡然會心。思有以喻之於言。然詩歌拘於聲律。題勝乎文。雖古人避之弗擊也。於是隨其所歷名勝。紀以質言。以備異日展玩。使不忘於心。非敢質之士夫。曰可以當臥遊也。闕里孔貞瑄璧六識於岱下之弗措軒。

085
112/
2:3001

泰山紀勝

萬仙樓

一天門。歷萬仙樓。山路紆折。澗水瀦帶。樹木葱然。望之如重堂邃閣。上通瑤府。雖萬仞初步。深也。

清 闕里孔貞瑄璧六甫



經石峪

澗東有峪。乳山倒垂。銳若苗筍。倚岩作石亭。左峯肱抱。中石陂斜平如掌。方數畝許。徧鐫字如斗大。相傳以為晒經石。上有小瀑布。橫闊若短簾。浸蝕經字半雕落矣。布席陂中央。跌坐。水左右來。濺人衣襦。欬身汲。寒流激齒。似非人間境界。

水簾洞

歷高老橋。人祖廟。望嶽亭。皆迤邐由巽趨乾。及澗忽轉而未。如腓動膝折。而飛瀑從西北來。淨如垂練。洞口藏簾中。水弱時隱約可見。

玉皇廟

歇馬崖及玉皇廟。山容始肅。祿存當逕。疑無攀躋處。登眺者有儼若之思。其左側林壑尤美。上懸崖依嶺。

而東松檜森鬱人跡罕至殊多勝槩焉。

迴馬嶺

山迴路轉履齒甫通突而重山懸澗水劃然阻絕轉仄向東南梯雲御風而行纔達嶺巔蓋山腹中脉絡盤紆至此又一大折云。

快活三

蹙蹙陟雙廟西眺扇子崖如相拱揖倒盤而下路皆平闊野花與草樹雜發點綴茅舍竹籬間絕似平野村落人家無復巖巖氣象譬如接嚴賓之後忽遇好友坦懷笑語遙望對松山另開一幅畫圖矣。

御帳崖

中路瀑布惟御帳崖爲勝勢極斗峻飛流濺沫珠迸玉浴下與龍文石相濯映崖上青石砗可坐數百人諸水從雲間奔赴頓覺冷然與人世迴隔雖薄遊亦當作十日盤桓砗上鑿痕尙多疑是御幄遺址。

五松樹

始皇東巡五大夫以捍衛功受封不知後祖龍幾年而沒或者非甘棠遺愛土人不復擁護之幸後王寬仁不奪其爵迄今十八公猶襲名號未詳是其苗裔否其別族有獨立大夫亦就衰拉矣。

朝陽洞

石竅出雲通山皆潤入朝陽洞避雨洞中澄泉甘冽礪上滴露如懸珠道士以器承之命曰石乳官廳後

石屏礪礪有奇致。西偏石笋入廳壁。米萬鍾用六書古篆題雲根二字。筆法迥然生動。

對松山

冒雨行對松山。奇絕雲填澗谷皆平。眼前斜飛若輕縠。積棉推挽可動。仰視兩山連黑雲。壓頂上與松樹激結。神合無間。忽悟松樹乃雲苗所鍾。感泉石之氣而生也。風動微露。鬢髻若怪龍藏雲霧中。瞰人欲博。

十八盤

過大龍峪。分路西北。兩山壁立。中通一線。仰窺天門如鏡。險峭不可登。聯鎖爲欄。綠雲傍霧。躋天門返顧。凜然動登高臨深之悔。雖自謂賁育。亦復氣奪。

新盤

東行入新盤。俯視羣山錯疊如綺。歷雁刀五老諸峯。上臻子崖。度天橋。皆幽折可盤礴。嘗謂舊盤似直臣。新盤似韻士。一則磊落光大。嚴峻不可屈撓。是冠裳入朝氣象。一則綿邈蕭疎。蘊藉風流。隱逸君子之所珍也。旣登少憩御香亭。遙望宮殿嵯峨。不知人間天上。

蓮花峯

殿外白蓮若供養。數峯攢立。花曆寬平。又絕類蓮實。遊人多坐飲其上。異在深入澗中。見化工位置獨巧。

摩崖碑

碑因山體爲之。青石削立。橫直不可以尋尺計。光澤若刮磨。書用八分。或梯空摹行。人間唐開元年所製。

也。碑底側有巨泉，陰滲清冽，逼人毛髮，千百人取給不窮。

真太山

一石挺立，或題聰明正直四字，命之曰真太山。世傳五岳真形本此，甚矣人之好異也。

玉皇頂

玉皇廟，岱嶽極頂，北望羣山萬層，扈從拱扶，或若星羅，或若碁布，或若連營，或若聚幕，鳥獸龜龍，劍盾矛戟之形，無不備具。堪輿家謂之祖山聚講，有以哉。

紀異

山上下陰晴氣候不同，盛夏苦寒，御夾單衣，不免擁爐。時微雨新霽，紅日麗空，殘雲滿地，俯視茫茫，如陸海堆絮積雪，不知其幾千萬頃。客指示顧予曰：其下人家方陰也。

試心石

石銳僅可容足，下臨絕澗，常有道士鶴立其上，索錢過者，駭且笑，謂是以命買財者。夫以命買財，寧獨一道士哉。

無字碑

無字碑，非碑也。度其中必有所藏，當是封禪文銘，或玉檢金函之屬。相傳一巡方惡其疑天下，命撤之，甫動其蓋，雷風驟作，說雖近怪，然其中有物焉，則斷斷無疑。

孔子崖

泰山惟孔崖極空闊。無障蔽。可以窮目力之所至。後卽山陰。路崖前二短碣。紀與顏子望吳門事。舊有講堂。今成荒烟蔓草矣。

孔子廟

廟在極頂之東。先年重構復傾。基址尙存。碑記小天下數字。今諸祠鼎新。惟此未遑修舉。過者慨之。

探海石

一峯橫出。東指渤海。三面無所憑依。雨滑風烈。則不可登。好事者或飲酒其上。是亦以命賀酒者。

望海樓

樓踞東巔。與玉皇頂略等。夜晴明。早往候日。曙星漸沒。微暉散綺。羲輪將升。海霧盡赤。滂漾久之。日突出海水。晃若閃鏡。轉睫間。紅光射目。不可逼視矣。

捨身崖

捨身崖奇險。以石投之。移時及地。微聞騾然之聲。愚民或攬身其下。常有遺骸撐住。不知何取。或曰墨氏之教也。夫墨子兼愛。其流弊乃至不仁其身。悲夫。

又

兼愛非中也。然摩頂放踵。猶曰以其利天下。而後爲之也。夫棄物於江河以爲廉。人則笑之。至於捨身而

無所利。曷爲乎爾。一先正刻經語其旁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仁人之意哉。然不若泥其名。滅其迹之爲愈也。

仙人橋

橋當絕澗。峭壁夾橫。石若榘。履之如將可陷。往往既過。卻視。股慄不能還。

八仙洞

由丈人峯下山陰道。迤邐而東。洞在北山之岩。危若鶻棲。鳥道一線。松阿結茅屋數椽。點塵不到。若或有隱君子焉。

石屋

石屋與八仙洞相連。然無徑可通。澗石如纍卵。攀藤附葛而下。行五六里始達。雲路透折。綠山跨澗。嵐氣與松風相激薄。沾染襟袖。眉宇爲之浸綠。既至。峭壁圍空。率千百仞。皆神工削成。展若列屏。曲若卷蓋。松生岩阿間。撐雲蔽日。上不見天。澗下松棚如積霧。蔀屋亦不見地。轉側入黃華蓮花二洞。掬泉水飲之。覺惠泉中冷。猶是人間褻味也。此爲岱陰第一洞天福地。徘徊彌日。喟然觀止。

日觀

天地氤氳。沆漻漚沆之氣。以息相吹。野馬耶。塵埃耶。茫茫無所止極矣。況於微風澹霧。密雨濃雲。皆足障遠。而欲窮千里之目。迎初日。觀海水。其數往而不獲一觀也。則宜秋深冬初。星皎雲淨。夜色空濛如縠。天

雞鳴微暈生。凝睇久待。苦日不至。纔一轉睫。倏露半體。若月弦。就望厥色。殷紅。韜光不曜。輪騰而上。少頃日中。忽如一燈吐焰。次如炬。次如瓶。次如罍。次如葫蘆。上黃白。下紫赤。類薄蝕狀。又次如葫蘆。罍瓶之倒置。最後如炬燈之燼。蓋其初爲海氣所蒙。蟬脫旣盡。然後全體昭融。疇芒四射。趨踊前卻。若危船簸浪。震盪心目。神體爲之不寧。日下積霧色正黑。俄而重霧之下。忽出白練。長可竟天。與客相顧錯愕。驚嘆曰。是非海水耶。古之人不予欺也。

觀海石

觀海石在仙人橋畔。石筍南茁。闊僅尺許。三面深塹。洞黑無底。蛇行匍伏。始克一登。睥睨左右。頭目瞢然。震眩欲號。心神怖悸。移日不怡。古人擇地投足。非周行不履。恐跬步偶誤。自貽之惑。

小蓬萊

小蓬萊在東澗。清湍迅激。巖石若傾蓋。亭午見日。盛夏拉一二清放之士。脫巾襪。布几中流。壘石蹲坐。浮觴避暑。相與和歌。歌曰。滄浪之水清兮。乃以濯我足。下有寒潭引溪。風作颼颼聲。頓覺轉炎爲涼。驅夏徂秋。不知世間有懊惱事。

王母池

池受小蓬萊之水。深廣可勝小艇。左呂仙洞。右羣玉菴。夏秋山水暴漲。聲沉沉作江潮吼。震搖城市。如般雷未吐。郡人有竟夕不能寐者。

四陽菴

昏麓左腋。幽靜蕭瑟。爲黃冠燒煉之所。遊覽者舍旃弗顧。僻故也。唯僻故勝。南望徂徠。若几案可憑。式庶幾竹溪六君子之遺風。猶有存者。

明堂泉

以明堂名泉。誌其地也。左謝過城。小山寬平方里許。中有馳道。疑卽明堂舊基。或曰。以齊侯歸田。謝過之。故泉一線。涓涓瀦折入汶。掬水濯纓。穆然動盛古之想。若漢明堂在州東北隅。岱左腋落脉虎砂。裹龍首水。口連輦道。形勢亦勝。近鄉大夫卜瑩焉。

普照寺

寺隱山坳。脊嶺間之。鐘磬鉤然而寺不可見。路轉峯迴。則已至也。林木蔚雲。松篁飛雨。異氣靈光。輪囷其上。高僧往往卓錫焉。東谿幽勝異恆。排澗流而東之。築堂其衝。岩阿種菊。皆徧。命曰菊圃。導流南注。爲石塘九曲。蒔荷焉。輔以芡蒲。清夜孤往。臨池取月。坐石邀風。不知僧之非我。我之非僧也。

投書澗 三賢書院

三賢書院。背倚奇巒。列峯拱抱。孫明復著春秋發微於此。石介侍立。石猶存。上有遺痕。投書澗。繞院東偏。胡安定十年不歸。得家問。見平安二字。輒投澗中。古人勵志。精勤堅苦如此。其卓然表見於世。非偶。故今遊者芳其躅。居者榮其名。

三陽菴

菴與普照寺共一羅城。乳峯雙絡，投書澗爲之限帶。由書院螺旋而上，五里許抵山門。青松落陰，雲物冷泠。層巒斷壁，積翠欲流。殿宇數十楹，各有攸祀。其左殿龕下，龍口吐泉，承以曲池。潛行出香積，手掬注釜。糝粳蔬，皆香冽殊常。緣丹梯轉上界，多煉坐幽洞道人，往往解蟬脫者。西北巔障參差，飛瀑如練。俯視城郭，與蒿里相錯，慨然丁令化鶴之感。

白龍池

禱雨輒應，歲有常饗。匯西北諸壑之水，流爲漆河。經大峪口大石峽，白石燦爛，沙水澄鮮，石鱗魚生焉。

北四二丈崖

西丈崖由會仙菴過仙人影，峻若建瓴，而北丈崖如懸修橐，噴萬斛真珠，奔躍來會，遙望之似雙龍飲澗。其西北復懸二瀑，萃于竹林，四水亂落，相助奇焉。

仙人影

天地泡影也。泡影之中，涵影萬狀，致足樂已。生而不息，去而不留，何居仙人之留影也。西上危岩，得山之半，峯青而影白，宛肖人形，眉鬚衣襦皆具，俗呼仙人影。昔始皇遣方士求海上三山，若將可至，風輒引之而去，望見之焉。然則蓬萊方丈瀛州安期羨門之屬，皆影而已矣。銘曰：天地開寅，會昌萬八百。形影張神，生象化流光。去不息，顯若藏。造物功妙難量，若有人山之陽，薜蘿衣，雲霞裳，發西極，凌東荒，立岱阿，指扶

桑丹藥就形凋傷。賴影在。却不戕。人間世。日促忙。嗟終古。自徜徉。

竹林寺

西谷幽邃。曲徑緣陁一綫。過北丈崖。勢忽開朗如月滿。古木交天。濃陰匝地。泉竹清裊。每雨後異雲覆寺。日彩薄之。寺影輒懸雲中如蜃樓。世傳老僧種參。化爲天麻。故天麻生竹林者良。蓋靈氣所鍾歟。誦唐詩。殷勤竹林寺。又得幾回過。悵然增感。

扇子崖

由竹林踰澗。陟西山。荆棘蒙茸。險澁無逕。撥茅尋樵子履踪。取道轉突崖懸棧。達玉皇洞。聞犬吠雲中。鷄鳴天半。訇然色喜。按行劉盆子營壘。寬平宜寺。旋登二嶺。始抵崔前峯。如扇面障空。因以得名。列嶂皆犀利。棘矜傲岸不俯。似欲抗衡岱宗而力不逮者。遂號傲來。西南峯底。洞藏巨蛇。常就道人丐食。忘機不驚。山陰洞極闊。容數百人。中有礮磴几榻。可以避世。盆子曾竊踞其上。俗呼牛王洞。意必牛劉聲誤耳。竟以名惡不顯。然則名可忽乎哉。

九女寨

孤峯絕澗。深藤密箐。山鬼叫嘯。岩鶻騫騰。門多鹿豕。豺虎蹤跡。空庭落葉。廢宇封塵。明月清風。自作來往。鼠齮丹竈。蠹蝕祕詮。忽聞松柏謾謾。矍然空谷足音。

社首蒿里

封禪者何。上下祭之義也。增土而築曰封。除地爲壇曰禪。變禪而禪神之也。規倣圓丘方澤之意。虛傳七十二君。自虞書巡狩外。事不著於經。文不垂於世。蓋憂憂乎難言之。禪祭或於社首。或於雲亭。或於梁父。或於岱陰小山。卜地得吉則用之。或曰。從警蹕之所便爾。社首連接蒿里。西北有洞。幽深不可測。明初得玉簡十。宋真宗祀后土所產也。流俗類飾以詭怪幻窮之說。以警愚蠢牟利。遂爲壘斷。薦紳先生所不道。爲其矯誣而不可訓也。

岱廟

漢柏唐槐

岱廟東嶽正祀。歷代柴望祭告之所。殿宇弘麗。繡以周垣。樓堞百雉。中有漢柏唐槐。斯篆邕隸。其駐蹕環詠諸亭。藏古今銘刻甚富。今海內所奔走而禱祀者。類先碧霞而後岳神。不詳所自。昉抑或東嶽非小民之所得祀。故假借祀碧霞云爾乎。

天書觀

宋真宗藏天書處。或曰在鐵塔之下。今無稽焉。

靈應宮

明萬歷年建。宮殿麗有。糝金寶閣。烈日中騰光飛焰。

陰字碑

登太山。謝天書述二祖功德碑。在城南北向。宋真宗御書。王欽若文。文典雅有清廟氣象。書端疑有明堂。

氣象世稱雙絕。或謂岱嶺東巖平削。欽若欲摩崖紀功。與唐八分並峙。且成其額。真宗謙讓未遑。勒碑山下。取對越之義。其字完美。說者於欽若不取其人。取其文。於真宗不取其事。取其書。

雲亭

雲雲亭亭。兩山頡立。透折一逕。上有真宗御製碑銘。去城二舍。背負五嶺。襟帶汶流。岱陽勝地。

梁父

今所號梁父。有曠無山。按志距州百里。竊疑非是。先聖詩曰。鬱確其高。梁父迴連。因知梁父與岱必近。或山側之傲來諸峯。古今異名也。

黑龍潭

太山東六十里。曰黑龍潭。祈雨如響。南山壁立萬仞。若鬼斧劈裁。下臨巨潭。灑瀆溷沔。神龍窟宅。每陰雨。雷自潭出。隱隱若殿鼓奔輪。水陰冽逼人。毛髮皆豎。臨望森竦屏息。無敢高聲咳嗽者。

夾谷

按記夾谷。在祝其山。青石關險隘。北下二十里。歷大小石棚。皆鼠穴鳥道。不通車馬。踰險會祝其。非便。或別取坦道。迂迴而至。歟。抑大聖人作用。以禮信爲甲兵。恃險畏險。皆非常情所及耶。

顏神鎮

東岳幘幅。山水明秀。得海岱之精胚。地產鉛煤。粒土如金。淄水金嶺之所交會。泉石清瑩。鮮泥滓沙礫。東

望青渤。泱泱大風。

青雲山卽磬山 金斗山附

金斗肥枯。青雲瘦潤。筆峯雋削。翠色可摘。倩若芙蓉。疊髻與華。不注如出一塢。有桃塢松林。龍門飛泉之勝。至觀音坪。寺僧例勸止焉。曰否否。爲山九仞。功虧一篑。此止境。非盡境也。緣石縫仄行。入山陰洞。定喘仰視絕頂。四圍剴峭。垂鎖延登。坂峻塹深。俗呼閻羅鼻。險可知也。異在石成一片。無斷續接落之痕。堅光縝栗。臨風遠眺。東蒙雲物。飛入襟袖。欲下目眩魄奪。始信昌黎華山投書之事。按碑記。崛起平臯。矗立天表。旁絕倚麗。寄象傲特。蓋震方之芽苗。岱宗之襟帶。可謂善於名狀矣。

宮山 古新甫俗號蓮花

漢武東巡。其雄心闊目。固將傾洩四海。踔躅五嶽。迺獨睠睠於此。建離宮。何居曰。彼有取爾也。新甫著于魯頌。以離宮故。更今名九峯如蓮。因號焉。世祀大夫。香火極盛。士大夫遊者。輪蹄顧寡。名山湮鬱。如跣跣之士。不遇知己。使孤標自賞。不亦惜乎。山東西有兩候城。遯岡復嶺。蜿蜒蜿蜒。遠山環衛。勢如登機。北眺九峯攢翠。蓮鬢半吐。如天水蔚藍。精華在隱見之間。及山麓諸勝。皆歛不露。轉訝亢直。不愜所望。陟天門。忽開異境。始知大美中涵。層巒曲澗。百折不窮。過快活三。登蓮花坪。觀石梁飛瀑。嘆爲奇絕。蓋山腹結穴要地。彷彿御帳崖。而深險過之。及漢五丈夫松。虬枝螭幹。龍鬚蛟髯。若欲與秦松爭衡者。長生池上下兩塘。潛相灌注。下塘金鯽。或洑行出上塘。頗有禹門登龍之意。其上興雲洞。外狹中闊。可布几席。夏秋雲從。

洞出。滴露如雨。開小渠。引洞外激流有聲。觀音白衣兩巖。萬蟬插天。離奇夭矯。有天然石屏隔座。如同宮異院。其腰絡突峯。如乳如鼻。如腭如臍。如龜如麟。如鳳峙。如龍蹲。皆錦疊繡錯。有層次。而雲溪風隧中。怪砂帶水。枝腳橫生。如獠牙。如噬嗑。如錐如戟。如梗如樞。如虹飲澗。如鼠尋穴。如柄投鑿。如柱入臼。皆棘矜跌宕。作鉤距閃撲之形。蓋其山皆抱胎。水知戀源。立則有懷。去乃不驟。所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僂。極窈窕貴矜之勝致矣。西北天河水。源藏雲根。曲沼承之。若淨瓶。白雲洞。人祖廟。挂斗巖。縹緲天半。由懸逕轉上界。斷橋深塹。隔絕塵緣。牽鐵練。猿跳而過。達新甫絕頂。峯類鸚鵡。百里外望之。空青不盡。杜詩齊魯青未了。豈獨望岳云爾乎。山四週有朝陽洞。仙人橋。仙人洞。老虎窩。麻塔堦。白雲菴。春榜溝。末子坊。三圈懸流之勝槩。離宮在山之陽。秋千石柱猶存。雨後或得遺鈿。諦觀新甫。宛肖岱宗。非比肩之兄弟。定繼體之宗子。但太山古穆。新甫秀麗。品其骨相。蓋具體而微者歟。

又

青雲華嶽之小影。蓮花岱宗之後身。斯以奇矣。聞山底春榜溝。諸洞天。嵌空玲瓏。俯有流泉。仰見日月。亂時人多入之。近如武陵之迷逕也。按嶧山最爲玲瓏。由山腹可達絕巔。遊者快談之。蓮花玲瓏。鮮有聞者。則衝僻之偶異。而山靈固不爲之顯晦也。

靈岩

岱西有長城鉅防。婁敬洞。繞岱百餘里。兩山夾道。一水中流。瀦洄百折。異鳥奇芳。足入耳目。中靈岩谷虛。

中如瓠。路盤旋若磨。山曲道斷澗。怪石齒齒。似欲嚙絕塵世輪蹄者。有石梁可渡。緣陲村落。彷彿輞川。峯巒作百獸率舞。其最肖者臥象行獅。天鍾之奇。象作朝應。獅爲主山。厥形左顧。首尾髯髯。迥然生動。令人怪嘆。化工之巧。林麓松柏外。多白榆。歷歷寺有積鐵。世傳達摩鐵袈裟。東北甘露泉。佛堂中鑿地得源。砌以文石。泓然淵瑩。中懸琉璃燈。映之洞見九淵。掬飲肌骨皆冷。心塵頓淨。潛行出亭。可引爲曲水分注。時有松蕊流去人間。見者疑是武陵桃花也。獅口啣關。若下臨石棚。鳥雀皆馴。老僧撥飯食之。百鳥喧爭。飛集肩背。不避生客。始知李白居徂徠山中。鳥雀皆能呼而弄之於掌。非虛。古名賢筆蹟。在湖山都會者。非缺則毀。唯靈巖以僻獲全。完好無賈。楊之足成大觀。文獻無徵。其求之野。

泰山扈從

五峯如指。錦屏似書。華山倚豔。鶴嶺清癯。龍洞有透山之奇。鵲山饒啄日之勢。河傳雪浪。峪號桃花。鳳岫儷凰。駝岡負子。虎窩共鵬窩。繡錯石猴與石馬。蟬聯七十二峯。顯礙長空。七十二泉。潛通渤海。泉推趺突。燦珠激天。峯稱獨秀。卓筆出地。歷山起千載之孝思。嶧湖壯一城之勝覽。坎水連良。震嶽承乾。宗子端巖。去天伊邇。故能拔此孤標。羣孫羅列。遠岱漸遙。始克受其秀氣。六鯨之戴。旣已舉其一隅。八駿之遊。尙期遍夫四岳。匪效尤於靈運。實雅志乎向平。鏤管難工。山靈莫誚。

封禪

巡狩之於封禪。其同乎。曰異哉。曷異乎爾。異之以其用心也。其用心之異奈何。曰虞舜時巡。同律考度。協

時正日。修禮憲器。懋德興庸。哀諸侯朝之方岳。明其慶讓而致績乎民。其心無非爲民事也。然後燔柴瘞玉。告虔於天地。望秩山川。徧於羣神。因巡狩而祭告舉焉。非若後世登符獻瑞。粉飾功。求神仙。搜圖讖。謝天書。祈福利。治馳道。快遊觀。責進獻。盛扈從。耀甲兵。煩供億。小民輟耕罷紡。趨壇坫之役。百執事隳命。棄職。司警蹕之次。空瘠海內。怨譟繁興。方且與一二從諛之臣。函虛詭之文。薦矯誣之詞。將以潤色太平。炫赫奕。嗟夫。曾謂泰山。不如林放。蓋巡狩勤民以敬天。封禪誣天以病民。虞舜歲周四岳而民不勞。秦漢唐宋曠世一行。而天下敝。何哉。其用心有毫釐千里之異也。而佞夫儉人。方將草封禪議禮儀。聚訟盈廷。逢君之意。而顯啓其機。以光武之賢。不能勝羣臣之請。則中主以下無譏矣。蓋奠麗山河。帝王之盛節。刻畫邱壑。儒生之餘事。豈取相如封禪草。安石萬言書。洋洋纒纒。使人謂斐然大章。類能流毒天下哉。

徂徠山補遺

徂徠居羣山之中。祖太岱。昆新甫。金斗青雲石門九仙子孫儼列。尼防括蒼東蒙金牛。遙爲賓主。雙汶絡其面。背匯於西南。如帶結於嶺。山峯巒嵯峨。星體俱備。四向開嶂。砂水相繆。龍脉去來。莫可識別。山週百二十里。由巽掠震。入礫石峪。進若卷荷。退若剝蕉。有廣石瀑布。跨斷山腰。峪之所由名也。殿宇隱松楸之中。溪流藏藤葛之下。風栗霜柿。綠苞赤實。綴若繁星。巖阿偃仄。障於朝山。逾西溪溯流而北。山形始暢。另闢洞天。林木葱鬱。溪水淙濃。隨處導爲魚沼。蓮塘下瀨。泱行。出山外水。冬夏不盈不涸。蓋山得斯峪也。始幽。峪得斯溪也。始秀。已過溪。由山腹趨二聖宮。澗壑嶙峋。不通屐齒。或壘石表其往來之向。跨三嶺。而

北下深峪而西出二聖之背。如穎脫囊底。宮卽樂貧巖。其乳山結體尊嚴。開局正大。巖溪多竹。冑以藤蘿。外有轉珠山當谷口。關攔嚴密。闕然風迴水滄矣。徧訪六逸遺址。故老鮮能言之者。相一山之勝。此爲弁冕。其爲竹溪無疑也。得元時殘碣文。剝落不全。大約記夫子老聃講道事。土人謂以袁郭二仙名宮者誤矣。距太平頂三十里。爲徂徠絕巔。雙峯頽頽。一平一峭。平可結廬。峭可築壘。峭非平不大。平非峭不奇。勢固有相濟而不相軋者乎。其下紫源池極闊。聞諸羽士。產菖蒲蓋九節云。西南十六峪。幽僻絕塵。踰澗繞懸珠。三十餘里始達。從太平頂落脉。正對汶水。與東北趙州窰遙相照應。據山之坤艮爲兩。別谷山陰。顏崖邃谷。多前賢題勒。沒於蒼苔。未辨是六逸筆蹟否。嗟夫。探奇索隱。愈深愈曲。遺憾愈多。達者觀其大略。取適吾心而已矣。



記山白長封

著瑛象方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
類編及龍威祕書皆收有此書
兩本如一學海在先故據以排
印又此書爲龍威說鈴之一

封長白山記

清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康熙十有六年四月望。上以長白山發祥要地。特命內大臣覺羅武某。一等侍衛兼親隨侍衛費耀色。一等侍衛塞護禮等。於大暑前馳驛往。五月四日啓行。十四日至盛京。二十三日。至兀喇。宣諭鎮守將軍等。召村莊獵戶。皆無知長白者。都統尼雅漢族祖戴穆布魯。世採獵。以老退閒。自言祖居額黑訥陰。聞其父嘗云。獵鹿長白山。負以歸。四日可抵家。以此度之。長白山距訥陰當不遠。因問訥陰路幾何。獵戶喝喇大額黑等曰。陸行十日。水路乘小舟二十日。乃命獵人喀喇前導。各持三月糧。又慮食盡馬乏。不能歸也。期將軍巴海載米一舟。候于訥陰。于是喝喇大額黑等由舟。覺羅率固山大薩布素由陸。六月三日啓行。經文德痕河。阿虎山。庫納訥林。祁爾薩河。渾沱河。法布爾堪河。納丹佛勒地方。輝發江。法河水。敦林。巴克塔河。納爾渾河。敦敦山。卓龍窩河。凡數十處。抵訥陰。而喝喇大等亦至。蓋自逆溯由瓦努湖河。至佛多和河。復順流來會。纔七日耳。十一日發訥陰。一望林莽。迷不得路。薩布素率旂甲二百人。伐木開道。十二日。悉衆行。是日薩布素遣顧懋等。先後馳報前進。約百數十里。登一山。升樹而望。遙見遠峯白光片片。殆長白山也。因留喝喇大額黑督采蛛蚌。十四日。與薩布素等會。密樹茂林。揣摩開路。十六日黎明。聞鶴鳴六。七聲。雲霧迷漫。不復見山。乃從鶴鳴處覓徑。得鹿蹊。循之以進。則山麓矣。始至一處。樹木環密。中頗坦而圓。

有草無木。前臨水林盡處。有白樺木。宛如栽植。香木叢生。黃花爛漫。隨移駐林中。然雲霧漫漫。無所見也。衆惶惑。前誦綸音。禮甫畢。雲披霧捲。歷歷可視。莫不歡呼稱異。遂攀躋而上。有勝地。平敞如臺。遙望山形。長闊。近視頗圓。所見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約百里。五峯環繞。憑水而立。頂有池。約三四十里。無草木。碧水澄清。波文蕩漾。繞池諸峯。望之搖搖若墜。觀者駭焉。南一峯稍低。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開則處處有水。左流爲松阿里兀喇河。右流爲大小訥陰河。瞻眺之際。峯頭遊鹿一羣。皆駭逸。惟七鹿忽墜落。衆皆曰。神賜也。蓋登者適七人。時正乏食。拜而受之。回首望山。修復雲霧。遂于十八日南回。至前登山高望處。一氣杳冥。并不見有山光矣。二十一日至二訥陰河合流處。二十五日至恰庫河。則訥陰東流合處也。二十九日由恰庫河。歷色克騰圖。白黑喝爾漢。喝大渾薩滿薩克錫法克錫松阿里多渾。大江險絕處。凡九。七月二日次兀喇。十二日抵甯古塔。徧閱會甯諸府。八月二十一日還京。具疏聞。上以發祥之地。奇蹟甚多。山靈宜加封號。下內閣禮部議。封爲長白山之神。歲時享祀。如五嶽焉。夫封山之典。肇始唐虞。然報祀嶽瀆。非有關於鍾祥之自也。志稱長白山橫亘千里。南二百里。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注爲鴨綠。北流爲混同。國家龍興所自。然至今無知其處者。睿慮周詳。穆然念祖宗所由出。專官訪求。備歷險異。卒光大典。以答神庥。其享天心而致靈貺。宜哉。謹撫原疏。綴葺爲記。用誌千萬世無疆之盛云。



遊羅浮記

潘耒著

遊羅浮記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遊羅浮記

清 松陵潘 耒次耕著

羅浮之奇勝。載於圖經。誇於志乘。雜見於名賢詩翰者。不可勝記。中州人士之來嶺南者。必以遊羅浮爲辭。比其還。問羅浮作何狀。輒噤不能對。第言兵燹後。山中道梗。泉石榛蕪。不可遊。蓋十無一至者焉。余嘗心怪之。去冬客羊城。卽銳意欲登羅浮。謀諸士人。尼余者十人。而九歲首之瑞州制府吳公相留。忽忽春盡。將告歸。公笑曰。曾遊羅浮乎。遊而還。荔枝熟矣。啖之歸。未晚也。余曰。善。微公言。固將一往。遂放舟過五羊。遇黎方回。爲余言。羅浮非難遊。苦無棲息地。有華首臺者。名刹也。其主僧塵異。適在是。必與偕行。乃可。塵公嗣法天然和尚。學通內外。相見甚喜。載與同行。以四月十七日發廣州。五十餘里抵南海神廟。廟甚宏敞。有銅鼓二。其一徑五尺餘。刻鏤精巧。青紅斑駁。扣之淵淵。是漢以前物。其一徑三尺許。聲質俱劣。宋時物也。歷代諭祭碑。鱗列兩廡。昌黎碑特高大。碑陰及兩旁題刻皆滿。廟外高阜。上有浴日亭。蘇子瞻詩碣存焉。臨眺極於虎門。際天皆海矣。徘徊至暮。宿廟側。明日行六十里。抵石灣。遙望羅浮蒼蒼。亘天如橫雲。明日行二十餘里。抵泊頭。飯華首下院。舍舟而輿。行十餘里。雨驟作。諸巖岫皆隱不見。惟老人峯孤聳雲外。若舉手相招者然。又十餘里。抵華首。則已昏黑。惟見長松夾道。流泉淙淙。作金玉聲。下榻小樓。閱羅浮志。將選勝以遊。塵公言。志不足憑。必得里人熟習徑路者。導遊乃可。黎明起。見四山皆重雲蒙頭。雨勢

未已。而山行須竹兜。索之近村無有。乃伐竹爲之。早飯已。與塵公步山門。有青黃雀飛鳴林間。文采絢爛。所謂五色雀。客至則迎者也。寺門怪石森立。東西溪交流鎖織。中爲平坡。圓正如臺。故號華首臺。舊云有五百華首菩薩集會於此。古刹久廢。崇禎閒。空隱禪師開法於此。博羅韓尙書長公子出家嗣法。爲刹人和尙。與東莞孝廉張二果共興此刹。尙書夫人施田飯僧。兵後山中諸菴觀皆毀。惟此僅存。寺後泉石益奇。有合掌巖。巨石中空。下廣上銳。如合十爪。有瀑布落懸巖。注於平潭。飛流四射。如傾萬斛珠。墜潭面輒躍起數尺。最爲壯觀。而舊未有名。余名之曰躍雪潭。潭後爲錦屏峯。蒼藤錦石。相錯如畫。蔚然是暮雨止。新治竹兜成。而塵公所覓導遊者黎老人亦至。遂以次早出遊。五里至黃龍徑。又二里至延祥寺基。望見梅花村。籬落隱隱。又十里許。至沖虛觀。觀故葛稚川所居。唐置祠。宋立觀。往時宏麗甲一山。今蓬萊閣遺履軒皆廢。惟三清殿存。其御簡亭。葛仙祠。則提督許公。郡守呂侯所新葺也。黃冠皆散處村落。求觀所藏銅龍魚不可得。惟得竹葉符數枚。葉上鏤文十數。疊如繆篆。亦異蹟也。觀後有稚川丹竈遺址。竈下泥云可以療病。觀東有澗。循澗行百餘步。有巨石刻朱明洞三大字。石上有廬。稱黃野人廬云。觀前白蓮池。今廢爲田。西南一峯峭拔。名麻姑峯。有巖名麻姑壇。又有朝斗壇。皆在榛莽中。不可到。徙倚觀門。塵公出所攜果茗。拾落葉烹泉啜之。取舊路以歸。轉山坳。見懸瀑百餘仞。曰。是中必有佳境。黎老人言。此水簾洞也。乃舍輿策杖。溯瀑而上。爲大龍潭。小龍潭。爲藥槽。石臼。爲大水簾。小水簾。皆一瀑布也。瀑得雨而怒。虹奔龍矯。砰訇作雷聲。穿澗屈曲行。或履危石如劍稜。或凌飛濤如輪轂。路愈險。境愈奇。澗中平廣處。有石坡。

可坐數十人。飛湍旋激，名流杯池。云羣仙會飲之所也。瀑流有大小而無枯竭。澗中石滌蕩久，皆作蒼白色。如凍雪覆泥。又如北方白松，膚紋明淨可愛。宋人篆書石刻，在隔澗懸崖，未及捫讀。落日銜山，促歸華首。翼日，乃爲黃龍積寶之遊。黃龍洞自黃龍徑折而上，有南漢天華宮故址。洞亦以瀑布爲奇，與水簾號東西龍潭。勝槩約略相埒。瀑中亦有平廣處，可鋪文茵，可行羽觴。有四賢祠，久廢。在豐草中。四賢者，周濂溪、羅豫章、李延平、陳白沙也。山佳勝處，皆寺觀踞之。惟此環堵爲儒林，而居守無人，一毀而莫能復也。祠之後爲老人峯、瑤臺峯、大石樓、小石樓，皆秀削峻嶒，矗立翠微中。乍開乍合。寶積寺在伏虎巖之下。有梁景泰禪師卓錫泉，味極甘冽。泉在石盤中，徑尺深尺，汲之隨湧，竭之隨注。積雨不盈，大旱不涸。誠爲神異。寺亦久廢。新構精舍數楹，前俯斷崖，臨望甚曠。東有一小潭，水亦清冽。石刻云：林一仙洗藥池，而志書不載。與塵公藉蒲團，蔭茂樹，吟眺竟日。烹泉數瓢，盡瓶中茗，乃歸。歸而議遊飛雲峯。飛雲峯者，羅浮絕頂也。雖晴明時，嘗有雲霧籠覆，去地四十餘里。遊人稀得到。尼余上者，復十人而九。或言磴道陡峻，不容兜輿。或言夏月草長，中有飛蜚，伺人而噬。或言山中陰晴不定，遊者多爲暴雨所阻。余曰：來粵東而不遊羅浮，猶不來也。遊羅浮而不登飛雲，猶不遊也。吾志必往。山靈豈拒我哉。塵公見余意堅，趣辦行具。五更作三十人飯，半以葷食，半阜上山，供午餐。遂自寺右循西溪上竹篙嶺，甚巉削。五里至嶺頭，稍平坦，可乘兜輿。又二里至羅漢峯。又二里至文殊峯，竝斬崖爲徑。下臨絕壑，雲蓬蓬然起於足下。俄而嵐霧四合，上下迷茫無所見。或慮雨且作，余言冒雨遊亦復佳。又前五里許，至寶塔峯。峯多杜鵑，樹有長丈餘，大合抱者。老

人云。春月花開。滿山如雲錦。婆婆峯下。從者進所攜酒。滿引數卮而行。又前至小尖峯。大尖峯。又前至三丫峯。又前至杜鵑峰。自寶塔至是。可數里。往往穿杜鵑林中行。而此峯尤盛。叢柯連幹。羅生巖間。類名園卉木。家人選可徙植者。攜之人一本。又三里至七星峯。峯有七阜。又二里至分水凹。林樹茂密。一澗中流。旁多藥草。所謂泉源福地者也。又二里至鳳凰臺。臺有巨石。平正如棋枰。又里許至阿耨池。池在亂石間。徑三尺許。渟泓湛碧。旁有平石。可坐數人。老樹戛雲。藤蘿蒼蔚。塵公命侍者汲池煮茗。出果餅療飢。具湯沃飯。僕夫而別命童子煮糜粥以待。是時雲霧漸開。諸峯皆出其頂。纍纍如青螺髻。又里許至見日菴。故址有雜樹數百株。森梢竟谷。又二里許至飛雲頂。頂正尖圓。四望洞達。於時天無纖雲。萬象呈露。往時所見大小石樓。玉鵝蓬萊諸峯。渺在霄漢者。皆如培塿。帖帖肘腋下。其頂可俯而摩也。振衣峯巔。遊目萬里。南望虎門外。大海瀾漫。一碧無際。東見博羅河源。象頭平陵諸山。北則龍門虎獅天嶺。西則增城牛牯南樵。諸山如屏如壙。如拱如抱。綿延數百里不絕。而羅浮在其中。尖若千葉蓮花之萼。飛雲頂在其上。又若九層浮圖之尖。所謂高三千六百丈者。殆非虛語。至稱夜半見日。則理之所無。以歷術推之。日出平地。百里止差分秒。高山與平地相去幾何。其近海諸山。水光浮日光而上。見之差早。之早泰岱秦望天台。皆東邊海。故先見日。今羅浮之東。連山橫亘。無從見水。而東南去海不甚遠。冬月登山巔。見日當差早。亦不過晷刻之間。大約如日落時。下方昏黑。山間猶存返影耳。而談者遂云夜半披衣。見火輪射飛濤以出。則夸而近於誕矣。縱覽久之。日已晡。乃下。至阿耨池。啖糜粥以行。老人云。登飛雲有三路。東路由沖虛觀而上。

則過青霞玉女會真諸峯。中路由黃龍洞而上。則過瑤臺通天中界諸峯。西則今華首路。若取一徑以上。別取一徑以下。再登再下。則諸峯之勝盡矣。惜乎沖虛寶積不可棲宿。不得已尋舊路歸。下山宜易於登山。而峻處每不留足。與人尤懷懷。余大半步行。遇峯巒佳處。輒躊躇凝望。不忍別。還至華首而日落矣。人爭以無風雨得登飛雲爲賀。黎老人亦言生長茲山。見遊山而登飛雲者。不過十數人。登飛雲而晴明極望者。尤絕少也。天下事敗於猶豫而成於勇決。余志一定。雨師雲將。朱真葛仙。羣來相余。人定勝天。信而有徵。塵公謂余何不以此勇決者學道。聖域可立躋也。余深媿其言。羅浮舊志創於永樂時。陳琴軒。嘉靖中黎惟敬。民表續成十二卷。典雅可觀。崇禎末。博羅諸生韓德焜。別撰新志。雖文筆不振。而每峯每洞。各爲圖說。則功多於前人矣。然吾觀羅浮二山。橫亘數十里。秀巖深壑。以千百數。浮在羅之西北。尤大而長。今圖經所載諸名勝。皆屬諸羅。而浮則槩未之及。卽羅亦僅東南一隅。在沖虛左右者。如華首臺後。泉石至佳。且無述焉。況其他乎。誠能攜善畫者。裹糧躡屨。周行山之前後左右。品題而圖繪之。附以篇詠。勒成一書。斯盡善矣。塵公豈有意乎。余以倦遊遠客。勢不能久留茲山。雖弩力登絕巔。猶之嘗鼎一臠。窺豹一斑已耳。惟當就見聞所及。刻畫摹寫。仰酬山靈。而黎方回留家園。黑葉荔枝待我。將就之飽啖。然後出嶺。庶不負吳公盛心。且將誇於曾遊嶺南者。謂吾所得於諸君獨多也。康熙戊辰孟夏二十四日記。



遊 勞 山 記

張 道 浚 著

遊勞山記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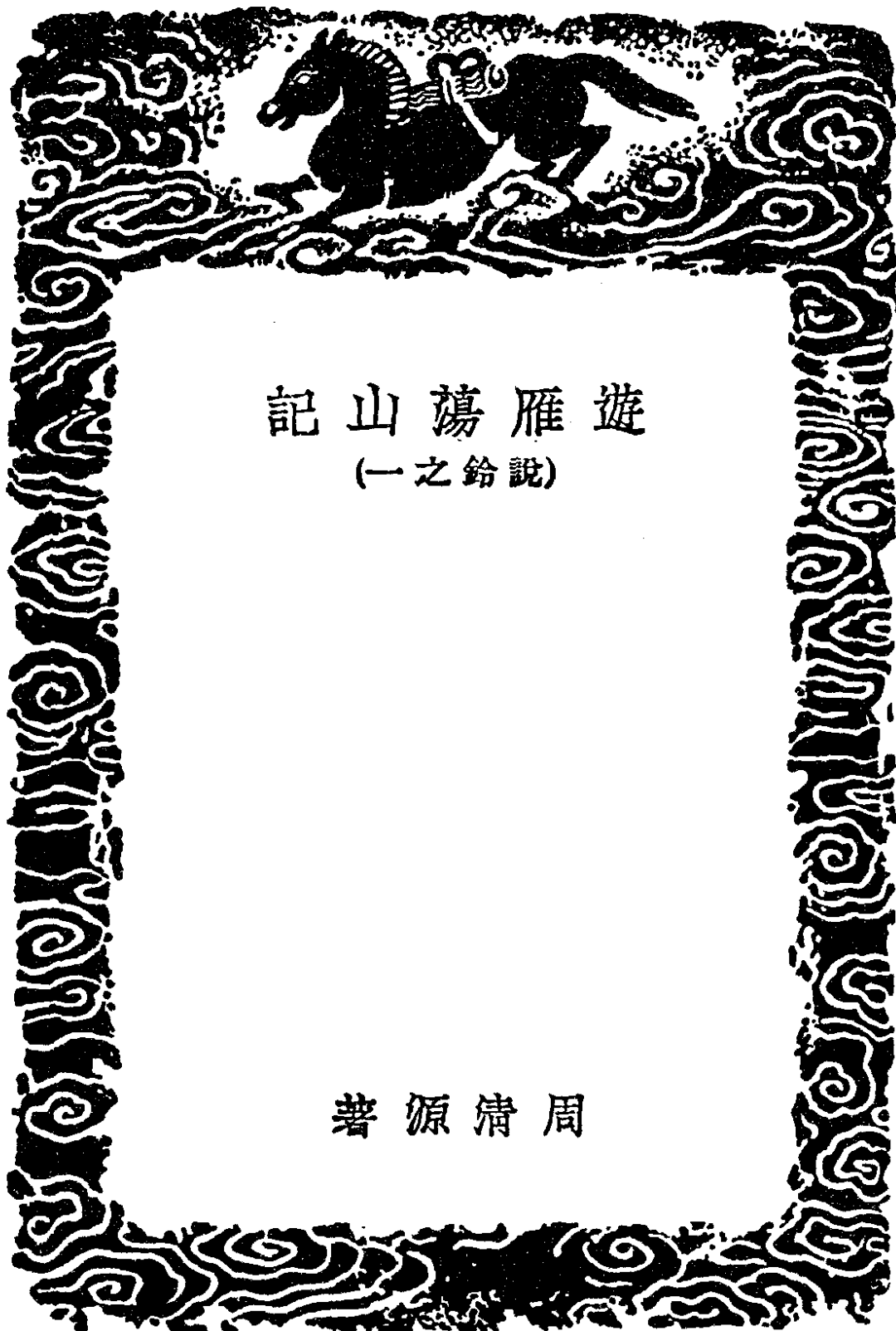
遊勞山記

清 虞山張道浚著

秦岱雄峙震方。支分派衍。磊磊落落。直走海涯。如子孫羅列於前。莫敢抗視。獨卽墨有山。環海百餘里。名勞盛。羣峯複嶺。峯嶽而起。齊記稱泰山高。不如東海勞。昔傳吳王夫差於此山。得靈寶度人經。又寰宇記言。始皇登勞盛。望蓬萊。以勞於陟。卽名勞。又以驅之不動稱牢。及考列仙傳。樂正子長遇仙於此山。得赤散丹以長年。邱長春謂三圍大海。背負平川。真洞天福地。名不佳而易爲鼇。有詩云。卓犖鼇山立海隅。霏微靈秀出天衢。羣峯削蠟幾千仞。亂石穿松一萬株。又云。牢山本卽是鼇山。大海中心不可攀。上帝欲令修道果。故移仙跡近人間。李青蓮亦有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之詩。結云。願隨夫子天壇上。閒與仙人掃落花。則知山實仙靈奧區。僻處海曲。舉世鮮聞。卽聞之亦未易躡屨而登。得窮其奇盡其變也。康熙甲戌。余自薊北返而東遊。潘太史雪石謂余曰。子之遊不虛也。殆將登大小勞而極海山之勝乎。且爲具言其槩。余心慕之。三年。願莫能申。丁丑四月。旣望。刺史陳君按行部內。余得借過不其城。與會適逢。因攜一童子周燮入山。一府役章姓引導。馬一騾二。由城東南行三十里。羣峰當馬首。疑絕人徑。忽爾峭壁雙開。松風夾路。而入約二里許。名峽口。旁有古寺。廣庭無他物。惟藥品幾種。曝日下。香氣觸鼻。觀道人知醫。時以濟人。走塵市。余獨坐旛影石壇上。久之。迤邐而東。地復廣衍。不知爲衆山深處。雲開霞捲。登一小峯。名小

蓬萊邑中藍氏讀書處忽得東海全勝。銀濤萬頃之上。南望紫翠千層。隨波蕩漾。靈異不可名狀。恨不得卽插翅飛去。童子牽衣遽下。遵大路折而南。十里至冷哥莊。憩修真菴。松閒犬吠。道童知客至。拾松枝烹茗相款。時邑侯龔君銓。楚人也。命候人設雞黍於此。余知而止之。與一蒲團上人共蔬飯。飯罷循山東向。卽前南望諸峯。亂石嶙峋。轉折成路。馬蹄踰蹬難前。行山麓十餘里。陡躋絕巘。緣峻壁。仰摩蒼穹。俯臨萬仞。心驚目眩。不知所措。山腹仄徑蜿蜒。盤空凌虛。不得不釋鞍曳杖。又行十里許。兩足下巨石劍攢。浪花乘風搏激。雪捲雲翻。頃刻萬狀。昔稱孫位畫水幾於道。恐見此筆底亦將窮矣。空洞中有聲如雷。時殷林木。復恍惚見龍光魚影。鶴駕鸞車。翻飛於虛無瀾茫之間。直抵於扶桑析木窮荒極島之外。兩目收拾亦大矣哉。徑隨峯轉。雲傍人飛。於橫溪絕壑中。度飛仙橋。進一道院。寂寥古殿。丹竈依然。此太平宮也。上有白龍老君。華陽諸洞。捫蘿攀磴而上。備歷幽絕。時日已西下。斜陽挂松林。二十里之間。鬱鬱蒼蒼。松多千百年物。蚪枝鶴骨。有挺然千尺凌霄。而具擎天蔽日之槩者。有周圍合抱。而橫枝礪礪蹙縮。儼然龍攀虎跋之狀。而高不四五尺者。有遠架巖壑。而岸然高視者。有倒托懸崖。如俯首恭而揖者。或三五竝列於前。或一枝獨秀於後。或兩相糾纏。結而爲門。或分行排立。整如部伍。而不錯亂跬步。更有瓊葩珍卉。緜谷沿溪。奇獸珍禽。依人不擾。莫可名識者。由是直抵華巖。名庵山多伐毛洗髓之流。獨此庵爲釋子道場。邑人黃氏所創。於茲未久。故講殿禪堂。虛廊峻閣。佛像法相。繪蓋幢影之類。靡不嚴整。勝於他處。坐倚十間樓頭。聽清梵琅琅。出山坳樹隙間。與海潮相和應。夜半尋大悲閣。僧岸先萬修話。凭欄瞰海。正當月臨峯頂。潮上山腰。覺

三千世界。無非銀溶冰結。藐然一身。直與清淑之氣相融洽。鷄鳴。僧拉躋最後高峯。目極滄溟。波平際天。見雲霞五色中。擁出丹砂輪影。疑陽鳥已離陽谷。孰知少頃。焜煌閃爍。如鎔金爐鼎。方由一線而全升。初猶洗漾水光中也。一輪初上。山耶水耶。人耶物耶。由晦復明。光華四散。真目得未曾有。僧言海氣氤氳。晨曦恆晦。若此纖悉畢現。人不數見者也。徘徊久之。軒衣而起。僧摘山蔬供麥飯。味澹而甘。亦非人世閒所常服。乃塵絆未釋。不能蹤步華樓巨峯之勝。遽與諸僧別於塔院前。清渠一泓。澄澈見底。金魚可百許。游泳自若。初不知有人之樂其樂者。并不知十步之外。更有大洋之可樂也。僧訂後遊。余曰。縱不得靈經異丹。以求長年。仍當蹤步華樓巨峯。訪青蓮掃花壇上。固所深願。遂循路而返。重過修真。尋蒲團上道人。叩其姓氏不言。其蒲團上歲月。亦不知幾何矣。贈余藤杖一枝。枝節離奇。色如朱漆。卽山中物。歷年滋久者。受之將歸。奉母壽。薄暮抵城中。刺史公叩余所遊。口不殫述。因書一二於此以示之。至山之高。未知果能出於秦岱否。周官太史氏職掌天下輿圖。海嶽鎮瀆。必能考核得實。何時得繼見潘太史。當復質之。



遊雁蕩山記
(說鈴之一)

周清源著

本館據龍威祕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游雁蕩山記

清 毘陵周清原著

浙東濱海郡多佳山水。天台雁蕩尤著。晉孫綽賦天台。至比于蓬萊方丈。而不及雁宕。謝康樂守永嘉。關奇境殆盡。雁宕無聞焉。相傳趙宋時。其迹始顯。豈山川闢闢顯晦。亦各有時數歟。將其地險僻。雖以康樂之好奇。不能至耶。天台上應壇宿。因山以名郡縣。信如孫綽所賦。佳勝可知。特其山去郡遠。余匆匆按部。不能往。比自台赴永嘉。路出樂清縣。則雁宕在道左焉。大荆樂清戍也。去縣治百四十里。所過官道多峻嶺。計程必兩日始得達。余以十月十二日抵大荆。訪雁蕩所從入。但迂官道十里。便得一游。且到縣仍兩日耳。夫余以使至。觀游非所急。然以千古名勝。近在肘腋。必迴車裹足。豈人情哉。翼日遂輿糧以行。賓客之自負好奇者。皆與焉。憲事僕役。凡三五輩。其簿書行李。皆遣自官道去。通計入山者十有四人。大荆城旁有高山。上立烽墩。海潮噴其下。或曰五更觀日出極佳。濱海諸郡山。皆歷歷可指。客先有振衣欲往者。至是以專意雁宕。不果去。

老僧巖者。雁山門戶也。去大荆五六里。高可數千尺。低眉偏袒。絕似老僧。海氣觸山石。侵曉皆成白雲。或橫亘蕩下。遠望之儼若趺坐狀。行益近。雲氣稍薄。比至岩下。巍然立石耳。一肩一項。乃是兩峯。自此林木蒼翳。崖石嶄削。徑紆壑邃。漸入佳境矣。

聞天台有石梁焉。蜿蜒跨空。飛泉萬丈。出其下。游者目搖心悸。多不能度。蓋奇境也。雁蕩山乃更有石梁洞。洞可容千人。坐石梁環洞門。起長數十丈。扶留女蘿雜綴其上。略如蒼髯老龍飲澗。作攫挐之勢。亦一奇境也。顧余聞天台石梁。高駕絕頂。重以瀑布增勝。而此獨偃蹇岩下。想當少遜耳。洞下南出百里許。折而西行。有謝公嶺。自嶺以東。皆爲雁宕東外谷。

躡謝公嶺而西。始無負土山。山石乃盡立。蓋別有天地矣。嶺下有澗。度危石至澗。南望澗水上源。夾岸樹皆蒼翠一色。山從蒼翠中拔起。各數千仞。如斷岸。如築馳道。如重城。睥睨其羣峯。如劍如槊。如華表。如竹抽籜。如靈芝。如獸伏。如鳥整翮。如人立。或坐如合掌。奇幻詭怪。不可殫述。石徑出諸峯下。行里許。得古寺。寺名靈峯。不虛也。寺旁爲靈峯洞。直上。凡歷八百級。深廣倍石梁之四。高可六七丈。髣髴人間大廳事。泉從石縫下。滴廳事中。如壓小槽。如消雪洞外。青天一片。下廣上銳。空明翠滴。驟張目絕似大野中。望見遠山者。尋入寺作苾芻之饌。緩步出舊路。憩菱筍峯下。客臥石攤飯。多不肯去。意謂山水奇境。至此觀止也。西靈峯五里。而寺者曰淨名精舍。老僧曰啓藏。頗不俗。精舍在深谷中。數過絕澗。始至門前。有地寬平百畝。果木皆成行列。其後軒面石壁。如百尺墻。墻下雜植花竹。條葉鮮麗。長如春時。堦前列藥爐。茶臼。架上多名人手蹟。皆題咏。甌越諸山者。卷帙各精緻。有法。兀坐斗室中。檢點移時。令人有超然之想。僧徐言靈岩佳處。余問何如靈峯。僧笑曰。過之。賓客繼至。咸請行。興致躍躍。遂起拉僧去。昔人謂雁宕實勝天台。余未至天台。不能定其優劣也。比來靈巖。歎此言當不虛云。靈岩有寺。廢久矣。而

羣峯益刻露呈秀。固知天地自然之奇。非斧鑿所能出。稍一點綴。反掩真色耳。寺基負石屏峯。峯高插天。左有峯曰展旗。古有峯曰天柱。高與石屏等。天柱後爲玉女峯。兩峯之間。別有小峯。二土人呼爲僧拜石。頗肖。余坐廢寺柱礎上。歷數諸峯。爲各賦一詩贈之。尋由石屏後小嶺上。盤折行千步。至龍鼻洞。龍鼻水出焉。洞視石梁更隘。而險倍靈峯。獨秀卓筆兩峯在其下。洞之勝至靈峯而止。峯之勝至靈巖而止。瀑布之勝至大龍湫而止。是曰起大荆。凡行四十餘里。曰晡至馬鞍嶺。啓藏辭去。余率賓從步行至嶺上。望觀音諸峯。旣度嶺。急命駕將投羅漢寺宿。未至寺六七里。寺僧來迎。指路旁谷曰。從此入爲大龍湫。明日可一往也。余念明日至龍湫。則當自寺中却行十餘里。往復甚費。遂引車入谷。緣澗行。水聲潺潺。遙見一峯聳出。嶮呀其端。却是剪刀峯矣。南行又里餘。徑始絕。仰視石巖高數千丈。下臨絕谷。谷中皆磊砢大石。龍湫水直從岩頂飛墜。空中散落如雨。激亂石。噌吰作聲。時初冬久旱。始至時水勢頗緩。有頃忽大至。橫流倒瀉。如決潰川。豈山靈有知耶。山風聲颼颼。吹雨過隔潭。從者皆走避。余偕數客直至岩下。諦視。則岩端出石腳反數十丈。放水直下。如建瓶。立未定。鬚髮已盡濕。賓客皆大笑。爲水聲所抑不聞也。谷中多石莒蒲。着水尤鮮潔可愛。詎那菴。瑞鹿院。皆僅存遺址而已。先是靈岩卓筆峯下。亦有龍湫瀑布。僅長三百尺。故特有大小之別。

坐龍湫上。不覺日晚。適寺僧取茗碗至。余訝其迅速。則自龍湫出里許。谷中有小嶺甚銳。卽寺後山也。過此便可直達僧廚下。不必出谷行矣。日暮道遠。客爭言踰嶺便。余無以難也。遂相與鼓餘勇。藉僧爲嚮道。

凌轆而上。初不知嶺之銳。至嶺脊俯視。則削若堵墻。寺中炊烟一縷。從墻腳出。寺後樹百尺。皆負墻而立。微茫有小徑可下。則松葉填積不可辨。遙見寺僧直下。如瞬平地。膽始稍稍壯。然每一措足。惴然如履春冰。攀附藤藟。蟬聯而下。卒皆無恙。蓋天下事每失于不及持。而成于多畏。故馳康莊則馬逸。飽怒帆則舟覆。無所畏也。世路險巖。時時如行此嶺。當無患顛蹶矣。寺四面皆高山。夜坐望東北上。僅見斗柄。徐問僧雁宕何處。不知也。但云相傳靈岩絕頂有大湖。雁過南海。常棲止其中。故名雁蕩。水流出谷爲大龍湫。蓋不可至矣。

晨起就路。破崖出竹。踏霜葉簌簌有聲。二里許。至能仁寺。亦久廢。大鑊容數百斛。置榛莽中。是宋時物也。又西行爲丹芳嶺。甚高峻。凡四十九盤而下。山勢始開拓。大小芙蓉山在焉。自靈岩以東爲雁蕩東谷。自靈岩以西爲雁蕩西谷。能仁至丹芳。則西外谷也。雁宕山止此。

樂清縣志載雁蕩山有十谷八洞三十岩。峯之得名者一百有二。適所得十僅四五也。客以未能悉至。多怏怏者。嗟乎。天下大矣。名山廣澤。稟天地之靈秀。神工鬼斧。奧區幻境。何所不有。此十谷八洞三十岩。一百有二峯者。亦人迹所可到。故得而寺之名之耳。若夫丹崖千疊。白雲萬頃。其中安知無更勝靈岩之峯。靈峯之洞。龍湫之水者。康樂旣不能得之于昔。豈後人遂能盡之于今耶。夫至人不膠物而與世推移。吾曹過此暫也。可遊則遊。可去則去。必將費時日。棄政事。冥蒐絕險以求盡茲山之勝。則放情遺世者之爲。亦非士君子之所尙也。是日過窰嶼及大小白沙三嶺。皆傍海行。蓋浙東諸山。如括蒼、天台、四明、雁蕩。皆

橫亘千里。旁隸數郡。其支山奔騰蔓延。率皆畫海而止。午後坐大白沙望潮。初至時猶在數十里外。倏忽抵岩下。澎湃震撼。崖石俱動。天風吹衣裳蕭蕭然。客相顧歎奇絕。使昨日登大荆西山。不知視此更當孰優劣也。晚次樂清縣。簿書行李之走官道者。已先數刻至。亦兩日云。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四他其及勝紀山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七〇二〇上

集



33

14

3001